

面 / 向 / 实 / 践 / 的 / 教 / 育 / 管 / 理 / 丛 / 书 主编◎ 杨天平

教育管理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杨天平 胡旭苗◎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面 / 向 / 实 / 践 / 的 / 教 / 育 / 管 / 理 / 丛 / 书

主编◎ 杨天平

教育管理 现象学

Phenomenology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杨天平 胡旭苗◎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管理现象学/杨天平,胡旭苗著.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2
(面向实践的教育管理丛书)
ISBN 978-7-5624-5943-9

I. ①教… II. ①杨… ②胡… III. ①教育管理学—
研究 IV. ①G40-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9613 号

面向实践的教育管理丛书

教育管理现象学

杨天平 胡旭苗 著

策划编辑:唐启秀

责任编辑:李桂英 王便利 版式设计:唐启秀

责任校对:谢芳 责任印制:赵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A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20×1020 1/16 印张:17 字数:277千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943-9 定价: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现象学一词最早出现在 1764 年亨利希·拉姆贝特的著作《研究与描述真理以及区别错误与假象的新工具或新观念》中,由希腊文 Phainomenon 演化而来,其意为“显示在经验事物中者”,是讨论现象的学问,是关于假象和假象的各种形式的理论。1786 年,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用现象学指运动在时间中显现的相对性与绝对性问题的科学。1807 年,黑格尔出版《精神现象学》一书,看法与康德相背。他认为,现象和本质是同一的,本质必然表现为现象,现象也都反映本质。因此,现象学是通过对精神表现方式的研究而认识精神自身的一门学问。也就是说,不论是自然还是精神等事实,皆是远离的显现,此显现过程即为现象学的研究领域。

1858 年,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出版《形而上学》一书,把现象学定位在对心灵的纯粹描述研究。1878 年,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出版《道德意识之现象学》一书,对道德意识进行描述性研究。1894 年,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提出“普通物理学的现象学”,旨在通过对各个物理学分支现象的比较,形成物理学最抽象的概念。1902 年,美国哲学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认为,现象学可用以描述一切所知为真之物,也可用以研究其他一切呈现于心灵者,如对知觉、幻觉、想象或梦想作描述的研究,它将一切可能意义的存在之物皆涵括在其研究范畴内。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 Edmund Husserl)是现象学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重量级人物,继他之后,现象学被公认为一种哲学研究方法论,其基本精神与方法对科学世界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 20 世纪的前 30 多年,由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从各方面丰富了哲学和一系列科学并在某些方面强有力地影响了它们。胡塞尔在 1936 年,即去世前两年所撰写的后期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再次显示了他的新影响,这种影响至今仍在发挥作用。那被称为“现象学学”及“现象学的”润泽了 20 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几乎一切领域,成为 20 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之一。不管人们对之采取怎样的态度,即使是不被称为“现象学家”的那些哲学家和哲学研究工作者也总是试

图通过胡氏对现象学基本意义的阐释来表达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现象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哲学的范围。

现象学的产生既有客观的现实根源,又符合哲学史的一般进程。其根本特征源于自我否定性(辩证性),表现为十分激烈的“哥白尼式革命”。一方面是自然科学的革命,另一方面是哲学思潮的变化。哲学在不同的时代变换着自己的存在方式,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无论人们认为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的差别有多大,它们反传统哲学问题的大目标是一致的。现象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及社会科学思潮有着广泛的一致:重视语言和逻辑,意义和价值理论,以人为中心的伦理理想,理性与非理性的直觉,意识流的描述,结构问题,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人所面临的生活世界。

现象学的发展,伴随着各个学科的发展和哲学思潮的演变而上下起伏。海德格尔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一文中曾说:“现象学不久将在各个不同领域——主要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现象学与后现代主义、人类学、批判理论和叙事研究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或互为补充,或互为佐证,或互相拆台,或殊途同归。就现象学与发展最为蓬勃的后现代主义而言,它们都起源于对理性的思考,两者有着深刻的联系,既作为理论,又作为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展身手。现象学的初衷是回到理性,后现代理论则一开始就对理性开展了批判,强调的是非理性;现象学与后现代理论的发展有各自的路径,但两股潮流在特定的时空有交集;现象学中的某些非理性和批判精神给后现代理论提供了直接的养料。

现象学对教育学的意义是基础性、革命性的。20世纪末,随着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教授《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儿童的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识》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掀起了一股“现象学教育学热”。其时,恰值教育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拯救呼声,这使现象学找到了向下延伸的土壤,并具有一种担当大任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教育学要振作起来,有所作为,推陈出新,必须反思和批判教育现状,这就决定了它必须寻求他山之石,特别是借重现象学的思维范式。现象学是应对科学危机、哲学危机和人性危机的产物。在现象学的早期思想中,胡塞尔正是通过对心理主义、自然主义、历史主义与世界观哲学的批判而提出了哲学应该成为一门严密科学的主张。追求具有永恒价值的绝对真理,是现

象学给一个时代所奠定的精神方法。现象学所表现的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不轻信、不迷信的工作精神及强烈的问题意识等,对教育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和启发意义。作为一种“灵活的看和问的方式”,现象学要求用自己的头脑来面对、来看待教育问题,而不是人云亦云。

现象学在世界范围、在各个领域广泛而持久的生命力与影响力,在教育管理领域亦具有生动而典型的体现。其对教育管理现象学的意义是极其深刻、深广、深远的,从格林菲尔德(T. B. Greenfield)主观主义认识论到霍基金森(C. Hodgkinson)价值论、福斯特(W. Foster)批判论及萨乔万尼(Thomas Sergiovanni)为代表的文化理论直至范梅南现象学教育学等,其主要思想无不烙上现象学的印记。现代教育管理从“理论运动”时期所推崇的科学主义到其后所提倡的人文主义,现象学的方法逐步进入教育管理领域,其发展历史很短。在“理论运动”的繁盛期,新的研究范式颠覆了教育管理研究的传统(或许更确切地说,以往的教育管理研究也没有什么范式可言),从而使教育管理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此后,大量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教育管理著述相继面世,一批具有浓重理论色彩的教材纷纷出炉,组织变革、规划制定、教育财政、学校经营、人事管理、教学监督等新的课程陆续建立,极大地影响了一代研究者的思想方法,从而使教育管理研究迈过了观察描述的阶段,形成了一套基本的学术规范,确立了理性的研究范式,提升了文献的科学含量,进而具备了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基础和底气。

但是,“理论运动”忽视人的存在,忽视人的价值、尊严、情感、道德等主观因素,从而导致“人”变成了贫乏的怪物,随着其先天缺陷的逐步暴露以及研究者认识的日益深入,几位“理论运动”的最初支持者和先锋人物产生了疑虑。1962年,卡尔伯森(Culbertson J. A.)指出,管理科学的理论知识不能完全对管理活动作出指引,学校领导者投身于这一过程时,面对着道德问题,而这些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也就是说,科学并不能解决道德问题。1964年,唐纳德·威洛厄(Donald J. Willower)提醒,学术界在注重科学方法的同时,应该注重对组织行为和实践加以指导,因为科学毕竟是人类的仆人,而不是主子。1965年,“理论运动”的先锋人物哈尔平(Halpin A. W.)也表达了对这场运动的忧虑,1967年,他甚至明确声称“理论运动”已经死亡。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成了教育管理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冯大鸣,2003)。

“理论运动”的所谓失败,给教育管理现象学的启程提供了契机,或者说,教

育管理现象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对“理论运动”批判的基础上,但同时又吸取了“理论运动”的精髓,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内在特质与学术气象。格林菲尔德及其同侪与后学,是将现象学移入教育管理学的开拓者,他们试图打通现象学与教育管理学之间的那堵墙,将现象学引入教育管理学。虽然在格林菲尔德之前,也有人对“理论运动”发出质疑之声,且一直在蓄势待发,但其时“理论运动”势头正炽,这些声音很是微弱。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理论运动”的弊症与败象日渐显露,教育管理科学的发展呼唤新的理论思维,加拿大学者格林菲尔德勇敢地担当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不仅对“理论运动”进行了颠覆性的理论清算,而且提出了新的教育管理研究范式。时代成就了格林菲尔德,格林菲尔德开辟了一个时代。

1974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召开的第三届国际互访计划会议上,格林菲尔德宣读了其教育管理研究的学术论文《关于组织的理论:一种新的观点及其对学校的影响》,旗帜鲜明地对教育管理“理论运动”进行挾伐,其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同和响应,该文后收录于欧文·E. 休斯(Owen E. Hughes)主编的《管理教育:迎接国际挑战》一书。卡尔伯森幽默地指出:格林菲尔德“朝教育管理的‘理论运动’开了一枪,这一枪声全世界都听到了”。霍基金森则将其比作“一根针”,格林菲尔德用这根针触及了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实用主义哲学及潜藏的实证主义思想体系这一要害。澳大利亚学者埃弗斯(C. Evers)等人称之为“格林菲尔德革命”。格林菲尔德的崇拜者强调说:“格林菲尔德……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一代教育管理理论家引向了一个新的天地。毫无疑问,从今以后……格林菲尔德将被当成真正的开拓者。”

格林菲尔德等人所主张的观点及其所发起的论争,其哲学大旗或思想基础就是现象学。他们力责逻辑实证研究范式应用于教育管理领域的种种失当和弊端,并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首要任务在于理解事实,而不在于罗列枯燥的数字,教育管理活动面对的是有生命意义的组织及其个体,应该将现象背后隐藏的价值、伦理揭示出来。“理解事实”就应该“回到事实本身”,这正是现象学的核心精神。胡塞尔创立现象学,与格林菲尔德以现象学为旗帜对“理论运动”的反动,其内在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胡塞尔的现象学,大致来说,是对于实证主义的一种抗争与挣扎。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以他的代表作《逻辑研究》最为著名。如果说这部著作提供了

理解 20 世纪西方哲学或哲学思维的基础,那么这绝非是一种夸张。胡塞尔认为,现象学是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胡塞尔,1986)。现象学方法可以看成一种对现象(意识)作任何解释之前的一种描述研究。

教育管理现象学继承了胡塞尔氏的衣钵,是西方教育管理学者由于不满教育管理中盛行的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技术主义等研究范式而提出的一种新的研究取向。他们反对实证主义的一些作派,如过度迷恋于谨慎的方法、测量和统计分析,却很少关注人文方面的事情,从而导致“很多本该是有趣的文章,而且题目听起来也非常有意思,但内容却往往并不像所期待的那样丰富”。教育管理现象学对现代教育管理科学理论运动的全面批判,宣告了以实证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教育管理科学神话的破灭。

教育管理现象学有利于促进教育管理研究回到事情本身,回到教育管理的实际生活与真实世界。海德格尔主张“面向事实本身”,反对一切漂浮无据的虚构与偶然发现,反对采纳貌似证明的概念,反对任何伪问题。现象学视域中的现象,不同于传统哲学所讲的现象,它不是追求存在着是什么意义上的本质与现象关系的现象,而是生存论上的可能之在,是为了“我”而在实践创生中形成的世界之在。现象学不是静观存在者的本原,也不是纯客观或纯主观地研究存在着的本源是什么,它只告诉我们如何动态地去展示一切存在者为人而存在的本性,从总体联系中将其描述出来。教育组织中的人处在生活世界之中,是人的“共在”。它超越了教育主体性的狭隘视野,从更广阔的教育交互主体性的视角重新探讨教育主体性问题,进而把教育主体问题提到知识社会、信息时代层面。

教育管理现象学也给教育管理学注入了反思品质。反思有利于研究者对日常生活背后价值规范的合理性进行系统、深入思考,检验其合理性,评价其实践效果。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研究者建构未来更加合理的价值规范体系,重新调整和创设更有意义的教育生活。研究者绝不是简单执行某种“专家”的理论,而是作为一个有主体意识的人来从事教学设计和组织活动,且在不断地批判反思和情景的交互作用中开展研究活动。教育管理现象学感兴趣的是生活世界里形形色色的现象。换句话说,其出发点在于教育管理情境,“是对嵌入在这个情境中的一个典型意识节点的分析、阐释和说明”。要获得教育管理世界中的情境,研究者必

须进入教育管理的生活世界——这是一个教育管理者生活于其中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这意味着研究的真正开始。应该如何进入研究现实呢?最重要的是,研究者要带有一种“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可以理解为研究者具有的教育管理思想、理念、取向或倾向,是一种对教育管理生活中人的关注和关心。如本书的案例,或来自城市,或来自乡村,甚或来自国外,其所遵循的是现象学研究思维和方法,即并不试图说明作者自己的观点,而是留与读者去探寻和思考,希望读者在将自身“悬置”的状态下,潜入案例所呈现的世界中,体悟教育管理现象学的真味。

教育管理现象学的主流思想是,教育组织不是自然的,而是人造的;教育组织的主要目标不是效率,而是保证教育的正义和公平等以及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教育管理知识不是实证的,而是情景的、价值的;教育组织中的权力不是固定的,而是生产的,其生产性主要表现为权力的参与和分解;教育管理方法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不是对抗的,而是对话的。

如同任何一门科学、一个流派、一种思想总不免有其软肋一样,教育管理现象学的主要局限在于,它仍逃脱不了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之嫌。如果真理 and 知识都是特定情景产物,世界还有真实吗?教育管理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吗?现象学有助于改进和丰赡现代教育管理理论,却不是替代现代教育管理理论,解构是必要的,但在解构的基础上重建更为重要。同时,格氏也只是在理论层面进行讨论,对教育管理实践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以现象学为指导,以现代教育管理实践为基础,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教育管理现象学知识体系,从而有效指导丰富的教育管理活动,应该是教育管理现象学发展的未来。

杨天平

2010年10月16日

第一章 现象学概述	1
第一节 现象学的产生	2
第二节 现象学的发展	9
第三节 现象学的界说	17
第二章 现象学关联	27
第一节 现象学与后现代理论	28
第二节 现象学与批判理论	35
第三节 现象学与解释学	41
第四节 现象学与人类学	44
第五节 现象学与叙事研究	49
第三章 教育管理现象学	55
第一节 教育管理现象学的产生	56
第二节 教育管理现象学的方法	64
第三节 教育管理现象学的启示	68
第四节 教育管理现象学的不足	70
第四章 格林菲尔德革命	75
第一节 生平简介	76
第二节 观点述评	82

第五章 霍金森价值论	99
第一节 生平简介	100
第二节 教育管理价值论	106
第六章 福斯特批判理论	115
第一节 生平简介	116
第二节 教育管理批判论	119
第七章 现象学步入教育管理学的路径:文化理论	127
第一节 组织文化:现象学的理解迷宫	128
第二节 道德领导:了解现象学之余	134
第八章 范梅南现象学教育学	143
第一节 现象学教育学界说	144
第二节 现象学教育学举要	146
第三节 现象学教育学特征	152
第九章 一位中学校长的成长历程	157
第一节 包校长的成长轨迹	158
第二节 教育感悟	173
第三节 “我”的解读与思考	190
第十章 “洋思奇迹”的缔造者	205
第一节 走进蔡林森	206
第二节 “洋思奇迹”背后	216
第十一章 被压抑的瑞典支持型男性领导	219
第一节 学校领导者的角色	221
第二节 以教师的眼光看领导	225

第三节 教育者性别差异的讨论	228
第十二章 一位校长的时间管理	235
第一节 问题选择	236
第二节 现象描述	238
参考文献	252

第一章

现象学概述

关于现象学的本质,研究者的理解各有不同,可谓言人人殊,但是现象学的发展或曰现象学运动,却存在着研究人员共同遵循的守则和共同拥有的精神。本章探讨的,就是这种共同的现象学精神。

第一节 现象学的产生

现象学的兴起,既有思维迸发的偶然性,也存在社会环境催生的必然性,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共同构成了现象学产生的基石,也为其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伏笔。

人们通常所说的现象学,是指胡塞尔的现象学。一般来说,现象学应当是指从胡塞尔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发展过程的内容。所以,在常规的研究中,不讲其叫做现象学派,而称之为现象学运动(洪汉鼎,2008)。徐辉曾在《现象学研究方法与步骤》一书中,把现象学分成作为理论的现象学和作为方法的现象学加以论述。

美国学者赫伯特·施皮格伯格说:“在今天,现象学运动的模型看起来更像一棵伸展的树,而不像一条河。”(赫伯特·施皮格伯格,1995)由此可见现象学是如此的博大精深,犹如一棵一棵参天大树,根深叶茂。

一、现象学的起源

在对任何事物进行研究之前,必须从其产生、起源开始入手,这样对于认识事物的原貌,以及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都是一种必须的途径。现象学最早是出现在1764年亨利希·拉姆贝特的著作《研究与描述真理以及区别错误与假象的新工具或新观念》中,在这本书中关于现象学是这样解释的:“现象学是关于假象和假象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理论,运用这种理论可以进一步发现真理。”康德在1786年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原理》一书中表明,“现象学”是指运动在时间中显现出的相对性与绝对性问题的科学。1807年,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用辩证法研究精神显现的各种形式。1894年恩斯特·马赫提出“普通的物理学的现象学”,其任务是通过通过对各个物理学分支中的现象进行比较,形成物理学最抽象的概念(谷声然,2008)。

胡塞尔对现象学的阐述与研究同样也受到了前人关于现象学研究思想的影响,但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其他的研究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胡塞尔现象学首先是一种系统的现象学的哲学方法,追求对本质结构的直接洞察,把直观作为知识来源和最后的检验标准,在“看”和“直观”中把握现实本身(谷声然,2008)。

研究者们一致认为现象学运动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最早产生于20世纪初的德国。它的主要标志是胡塞尔早期现象学的主要代表著作《逻辑研究》^①第1版的发行。

施皮格伯格在其《现象学运动》一书中是这样讲到现象学运动的:“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像运动这样含义模糊的词可以应用于像现象学这样的哲学呢?我认为,使用运动这种比喻的说法主要有以下理由:①现象学不是一种静止的哲学,而是一种具有能动要素的动态哲学,它的发展既取决于内部固有的原则,也取决于它所遇到的事物,它所遇到的领域的结构。②它像一条河流,包含有若干平行的支流,这些支流有关系,但绝不是同质的,并且可以以不同的速度运动。③它们有共同的出发点,但并不需要有确定的可预先指出的共同目标,一个运动的各个成分向不同方向发展,这与运动的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在现象学运动中所发生的情形大部分就正是如此”。(赫伯特·施皮格伯格,1995)

纵观现象学的起源与发展,我们综合了其他学者的观点,可以将现象学概括如下:现象学是20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一种哲学理论,20世纪20—30年代传入法国,20世纪50—60年代成为法国主要哲学流派之一。之后,现象学又传入英、美、日、加、印度、苏联和东欧等国家。至此,现象学成为一股国际性的哲学思潮(徐辉富,2008)。

二、现象学的背景

现象学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自20世纪出现以来便一直成为当代西方流行的社会思潮之一,但这并不是偶然的。

(一) 自然科学革命诞生的产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然科学革命,尤其是相对论、量子力学的产生彻底动摇了牛顿力学的统治地位。自然科学的这种新发展,需要人们对科学的真理性和基础性重新作出理解和解释,这是现代哲学家和理论科学家面临的重要问题,而现象学就是这种重新解释的尝试之一。其次,是在进入20世纪之后,西方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垄断时期之后,社会矛盾开始空前激化,这就

^① 此书分两卷集,第1卷1900年出版,第2卷在1902年出版。

使西方思想家们产生了空前的危机感,由这种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引发了社会上普遍的意识形态危机。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文明的摧毁,使西方社会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观念发生了动摇,人们开始怀疑其存在的意义;理性到底能为人类做些什么;到底有没有真正的、确定无疑的真理,如果有,其方法又如何。这些问题如果不加以回答,危机感也就无法消除,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解决恰恰是现象学产生的根本原因。

(二) 哲学思潮开始发生变化

世纪之交的社会历史、自然科学开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样必然会导致哲学思潮的变化,此时,尤其是思辨理性的黑格尔近代哲学已经显得不合时宜。而实证主义思潮这个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反动的哲学思潮,并没有带来西方精神世界的文明与繁荣。继尼采之后,胡塞尔再次举起反动旗帜,批判近代哲学和实证主义,寻求新哲学和方法论的建立。然而,哲学在不同的时代有着各自不同存在方式,这几乎形成了一个规律,无论人们认为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和语言分析哲学的差别有多大,但它们反传统哲学问题的大目标是一致的。理论学者们发现,现象学与当代西方哲学及社会科学思潮有着广泛的一致性:重视语言和逻辑、意义和价值理论、以人为中心的伦理理想、理性与非理性的直觉、意识流的描述、结构问题、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人类所面临的生活世界。进入 21 世纪之后,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而产生的是精神文明、文化伦理的堕落,人类的欲望横行,这些对当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潮讨论的主题都可以在现象学那里从另外一个视角进行重新理解与探讨。

因此,目前国际上对胡塞尔及其现象学的研究仍方兴未艾,而且其影响还有增大的趋势。

三、现象学的意义

在 20 世纪精彩纷呈,流派迭出的哲学发展史中,现象学虽然不是一个学派,却如海德格尔在《我进入现象学之路》中所说的:“现象学不久将在各个不同的领域中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海德格尔,1996)诚然,历史的发展结果已经证明了这种说法,现象学不仅影响了 20 世纪的哲学,也影响了哲学之外的其他领域,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走向事情本身”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哲学现象学提出的

一句著名口号。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就是“让人从显现的东西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这就是取名为现象学那门研究的形式上的意义”(赵恢鹏,2009)。

现象学从它产生到现在,其作用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成为了20世纪所有开端哲学的联结环节,生存哲学、存在的思维、解释学、科学理论和语言分析,都同现象学有着密切联系,尤其对20世纪初期的德国哲学和20世纪中期的法国思想具有决定性影响,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现象学开启了一个哲学的时代(周贵华,2001)。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和后现代观念盛行的今天,现象学仍然是最基本的哲学之一。现象学之所以具有这样历久不衰的顽强生命力,完全是因为其观念和方法极具包容性,其研究视野和思维方式极具开放性。具体而言:

(一) 思想观念具有包容性

作为“现象的逻各斯”,胡塞尔从一开始就把现象学理解为一种理性的说明,他的思维方式也代表了典型的西方理性的思维方式,现象学的意义正是在于澄清并维护所有现象的固有的本质和权利。正如胡塞尔所说,“只有回到直观的最初来源并从直观中推导出对本质的洞察,我们才能在我们的概念和问题中充分利用伟大的哲学传统。我深信,只有以这种方法,才能直观地澄清概念,并在直观的基础上重新提出问题,从而在原则上解决问题”(伽达默尔,1994)。胡塞尔认为自己是一个从事描述性工作的大师或教师,他摒弃一切不加任何斟酌的联结和循规蹈矩的理论构筑,他的工作态度和思维方法有一种净化和返璞归真的效应,他所从事的工作领域本身也是非常质朴的,旨在使人们摆脱对事物的晦涩见解,只有空洞的口号和无实际行动的呼喊(周贵华,2001)。

(二) 思维方式的开放性

现象学产生于一种纯理论的基本意向、判断及判断基础的学说,它对知觉的经典分析,语词与意义的逻辑区别,以及对时间意识的无比精确和深刻描述,这些都构成了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重点。然而所有构造问题都来自于一种暂时的自我构造之中,来自“原初现象当下”的最终极限中。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的得意门生,继承了其导师伟大的现象学艺术,在他第一部巨著《存在与时间》(第一卷)